

# 那年花开

李晓冬 著

小说百家第五卷

主编 刘昕



华  
云  
出  
版  
社



# 那年花开

李晓冬 / 著

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高志红

责任印制：李未圻

#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那年花开 / 李晓冬著. -- 北京：华龄出版社，  
2017.4（小说百家·第五卷）

ISBN 978-7-5169-0958-4

I. ①那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4801号

书 名：那年花开

作 者：李晓冬 著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
印 刷：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4月第一版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 印 张：10

字 数：200千字

定 价：38.00元

---

地 址：北京朝阳区东大桥斜街4号 邮编：100020

电 话：84044445（发行部） 传真：84049572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ualingpress.com>

那年花开

# 目 录

血手印（地方风土小说）/1

楼兰之芒（历史小说）/198

指甲花·指甲花（小中篇）/245

花在半开/270

那年高考/298

## 血手印（地方风土小说）

今天要写的这个故事，本来是很简单的事，那还得从唐河吧上的一个贴子说起。

关于我们家乡宋玉墓的，反正我是注意到了。本来这个年我是不打意回唐河了，毕竟，挣钱不多，开销多多，年年回家，朋友处坐坐，亲戚处走走，哪一项不要钱呢？所以我对有首歌的印象特别深，就是那首《我想去桂林》，其中歌词上说，“有钱的时候我没有时间，有时间的时候我没有钱”，不毕业有的是青春和时间，毕业了，现在可好，钱也没了，时间也没了，整天只是在公司里打转转。好在，我还有骄傲的资本，有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就用标准的唐河话回答他：“知道宋玉吗？中国最著名的美男子，唐河古城，我就是从那儿来的！”那帮从大学就一起的哥们就夸张地睁大了两眼：“嘿，难怪你气宇不凡啊，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！”

书归正传，自从注意到这个有图片的贴子，我就有点茶不思

那年花开

饭不进了，要知道，我可是有名的文物保护者，家乡发生如许事，岂能坐视不管，一定得回去，得实地看看，得以一己之力，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。

况且，我的家，就是古城宋庄的。宋玉墓，就在我们庄的前头。因为历史上有九墓一寺，我们习惯叫冢寺，每年开春，我们的小小村庄，还起会哩。

## 之一 神秘血手印

我是腊月二十八到家的，唐河如今的变化比想象的要大，怎么说呢，县城也像个城了，地方不小，楼不少，还有一点是其它县不具备的，人多，都二十八了，街上还是挤满了人，我对自己说，嘻嘻，还真像过年的哩！可是我，除了空空的行囊，那思乡的年味儿，都窝在了心里。

家里，是萧条的，鲁迅《故乡》里描述的，如今依然可以找到。现在讲究城市化了，年轻人都出去了，留家里的，无非是老人和孩子，所以当统计局说连续第N年丰收，第N年超多少多少的粮食产量时，我的爷爷，已经八十六岁的老积古，总是一个劲地叹息，这个人在天涯居庙堂之远的老人在我到家时第一句就问我，“上头真的下来看了？”其时，正是六十年不遇的大旱，收音机和电视上是凯歌高奏，说浇灌了多少多少田地，今年收成有望继续突破。

我说，爷爷，你管这个干啥，又不缺你吃的。

爷爷叹息，六零年呐，六零年呐。

他的胡子颤动着，脸上雕刻着的皱纹，一条条凝固着，仿佛，又回到了从前。

我不说话，看着他，父亲走出来，也搬了个礅坐下，问，

“你给你爷说啥了？”

我笑笑，“没说什么啊，只是说别让他管国家的事嘛，他管不了，——难道要我说，现在我们都是第二经济大国了，储备粮多着呢，抱着过去的老黄历，还不杞人忧天？”

父亲是老师，老师是什么都懂的，说这些，他就不说话了。然后就问我，回来住多少天，有什么打算等等。

“爹，我该网上看了，说宋玉的墓有人扒了？”

“这个你不要问了”，父亲站起来，静了静，说，“血手印，血手印又出现了！”

我的头轰的一下，激灵地站起来，“血手印?!”

父亲没有理我，转身进屋了。

“不是不报，时候不到啊！”我听见爷爷喃喃地说，可是我真的坐不住了，我一个跨步，朝庄南冢寺所在地飞跑去。

记忆的冢寺，是荒芜的，几堆黄土，一处旧院，没有什么看头，可是，它默默地静伫着，好像诉说着什么。

网上传说的盗洞骇然在目，大部分的土已挖去，青砖毕露，实在是惨不忍睹。旁边，是一处小院，过去这里叫华严寺，很繁华的所在，“文革”后，修行的人作古了，这地方也就没落了。

那黄土砌就的院墙上，竟然是一只红色的手掌，血色已暗，但是，竟把我凝固下来，我几乎不敢再往前走，那个暗红色的掌印，如一把刀，一下子捅进了我的精神，我突然觉得恐怖像绕耳的风一样纠缠着我，我恨不得一下子跳回家里。

我急忙地回头，我真是不敢再看，我觉得我的脸色是苍白的，我的心跳压迫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觉得我几乎要尖叫起来。

那个关于血手印的故事，好像就在眼前，让我不寒而栗。

## 之二 血手印的传说

在我们宋庄，血手印，是我们家族难以磨灭的记忆。

我们的祖先早就说，血手印一出现，就意味着，非出大事儿了！

我们的家传历史上，关于血手印，可是不绝于耳的，每一次它出现，就有一件震惊全庄的恶患事。

好像就是在“文革”中吧，我们这九个老坟，要破四旧，必挖去的。还有华严寺，虽然老旧不堪，可还有一个叫文德的老僧住着。

那时候我爷爷是队长，他顶着。宋庄的人都姓宋，有几个年轻好事的，不依，爷爷就骂他们：“这可是咱的祖宗。”

所以，这几个土堆堆，也就没有平，谁家犁地，也隔过去。小庙里的老僧，供香没了，队上给点米送点面，日子也过得去，

谁家有了白事，老僧总是过去默默地念诵几句，算是超度，也算是无声的报答。

我的爷爷，亲眼所见的血手印，就是在那个时候。

爷爷很少去提这些，好像对他，这些事情，就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爷爷是个硬汉子，打过毛鬼子，雄纠纠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，那时候，他还正当年。我听过奶奶说他，跟着丁盛当过警卫，复员了，丁司令问他，“小宋，有什么要求？”

爷爷啪的立正，“报告长官，我想家！”

司令说，“想家先回家，回家看看，回来等分配。”

坐着火车，拿着枪，很气派地回来了，车上碰上个新疆往北京送水果的，俩人谈得投机，走一路，呱嗒一路，偏到站了，碰



上个小偷，正摸人家一个老太太的大包，爷爷就喊：“住手！”那人不听，回过头来不服气，一会儿围过来三个，其中有个就是和他聊的起劲的，对他说，“哥，不关你事”，爷爷眼一瞪，捞出枪，说，“老的打江山让你们胡闹哩？你们动下试试？”

那几个人回头就跑，爷爷喊不住，手里枪一指，前面那个人腿上就种了籽儿，几个人给弄到了铁路派出所。

这一声枪响，毁了爷爷的大好前程。调令没了，背个处分，他倒是老老实实复员了。

爷爷见到的血手印，是他这一生见到的最怪异的事。

如今提起来，他的脸色都带着苍凉的惊诧和怅惘。那是他复员以后，原来他是我们宋庄的队长，可是虚报产量时，他有一说一，后来又逢“文革”，他坚决不支持打砸抢，他的理由很简单，安安生生地过日子，白捣腾个啥。公社里就派了个张庄的叫张大炮的来上当队长，他成了一个不顶事的副队长。

“那准屙血呀，”多少年以后，村上人提起张大炮，都要捎带上这么一句话。他来的第一年，庄里放卫星，一亩地里产粮三千斤，村里粮食全交光，大食堂里没饭吃；第二年，村里生不出一个新小孩，人人都青肿菜色，还绝了一户。

接着是“文革”，张大炮带着张庄的一群，要刨坟。我爷爷领着一群年轻人，拿着锄头铁锨立在坟头：“兔崽子们，来吧，我们宋庄房子扒完我不管，老祖坟谁动一下土叫他打烂头！”

事情僵下来，两方剑拔弩张，要拼个死活，张大炮一看不是戏，就叫人回去了。可是这事并没了，不几天，县里开个会，张大炮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，把我爷爷给支走了。村里没人应撑，张庄的几十个人马上就要把坟给填了。

可是，谁也没想到，那个久不问世事的老和尚文德从破庙里出来了。

他的脸是沧桑的，瘦瘦的，几乎看不见眼睛，走起路来颤巍巍的，几乎就要扳倒。可是他的声音，却是那样的敦厚。

“你们真要扒坟吗？”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，让大家都情不自禁扯直了耳朵去听。

“你们可听过美造时血手印的故事？”他冷冷的，像一块冰，他的声音干巴巴的，却好像一把剑，横在了所有人的面前，都停止了闹哄哄，怔怔地望着他。

关于血手印的故事，有很多个，好像最早我们的祖宗宋玉终老此处时，就有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关于血手印的传说。

而现在，老和尚文德说的，可不是这一桩。

那好像是当时的五十年以前，很多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，都影影绰绰地记得。那时候我们宋庄，曾经出过一个老爷，家里宅房子，他盖得最好。他的大院落，从庄东到庄西，整整查一里，院子里花花草草，实在是漂亮极了。他还有一身好功夫，能一口气走一晌不回气，能一步跨八个红薯沟，能一手举起一个小石滚。

王凌云守南阳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到宛城上学堂，梳着流光的辫子，有一天，骑着马竟然驮了个大花姑娘回来了。那姑娘多也不过十七八，纤纤弱弱，裹的一双好脚。

他的儿子名叫宋远征，也是一身好拳脚，他爹本来给他定了一房人家，是古城街上的，可谁料到 he 学没上成，竟带了一个回来。他爹哪里肯依，问这闺女哪儿来的，他笑笑，说蒲山店。再问别的，就不说。姑娘更是不着一语。儿子是自个的，打了怕疼了，干脆舍了二十亩上等田把古城那一家给退了。

如果安安生生的倒也没什么，不到一年，宋远征几个同学约着进京求学，走的时候，小夫妻俩你送送我，我送送你，亲得什么似的。可是就在这一年，宋家出了奇事。

先是宋老爷子一天早上，突然泻起肚来，泻得没有一把力。

黄昏错的时候，宋老爷子竟然殇了！

而且，那天院儿里面长工竟然都病了，凡是喝了院里水的，都泻个一塌糊涂。可是，别人都挺过来了，唯有宋老爷子没坚持住。

宋老爷子老妻早卒，尔今他这一去，家里只留下一个哭啼啼的小媳妇。东家求，西家求，远征身在万里远，没法子，把个大门楼给拆了，换了一副棺材板，要说这棺材怎么样，他们家的门楼，拆下的木料，卖到井楼街，硬是盖了一溜七间旧式大平房。也不算是草草地掩埋了。

得到信儿的宋远征回来了，可是奇怪的事在后来，突然有一天，人们听见他们家凄冽的尖叫声，再后来，半夜着了火，人们不及救，烧了个片瓦不留。

第二天一早，人们看见庄南祖坟前的华严寺门上，竟然是一个大大的血手印，而且，自那以后，宋远征和小媳妇竟然不见了。

老和尚说的血手印，就是这样一个没头没脑的故事。

我爷爷说他的爷爷告诉他，自那以后，人人会三脚两手的宋庄，只能靠口耳相传，原来出过武举人的宋家花拳，竟是失却了祖承，连套路也弄不全了。

还有更奇怪的是，华严寺原来一个老和尚，两个修行僧，也突然地绝匿了。文德和尚，是停了两年才游方过来，在乡民的帮助下，驻此修行的。

“天天心，地地心，九个土冢是老盆。一卦不准两卦准，触目惊心血手印啊！”老和尚说的什么，其实，谁也没有听懂，可是他一脸肃穆的表情，却是凝结在在场的每个人的心中。

“就是那一天夜里，又出现了血手印啊！”爷爷皱着眉头，似乎不愿再提起，“就是那一天夜里，张大炮，竟然领着他庄上

五个胆大的去挖坟，没想到，刚开始动手，忽然一声凄厉的唢哨，只听见张大炮哎哟一声，就倒下去了，跟他的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四散逃奔，等早上人聚齐了看时，张大炮早断气了，前胸上是大大的蒲扇一般大的一个手印，更奇的是，华严寺的墙上，赫然是一个血样的红手印。

### 之三 血手印的恐怖

我从坟上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回来，到了家，竟然是汗津津的。

爷爷还在坐着，好像是在打瞌睡。我竟然怀疑自己的眼睛，难道，刚才是自己看错了，爷爷竟然是如此地气定神闲？

“你不知道，那边，有血手印了？”我一字一顿，觉得自己的脑子几乎要爆炸。

爷爷睁开眼睛，看着我，又像看着我脑后，他说，“见怪不怪，其怪自败，从年前几个被几个小兔崽子给挖了，我就知道，早晚就要出事的。”

“谁挖的？”问这个，我忽然觉得自己的愚，如果爷爷知道，他还不去打烂这帮龟孙的头？！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觉得家里的空气有点古怪。

妈是典型的农村妇女，做了饭，什么也不说，默默地收拾这摸索那。父亲一个劲地抽烟，好像这事不曾是他告诉我的。

“爹，你信鬼不？”我没话找话。

“你信 UFO 不？”父亲似笑非笑，反问我。

我竟然有点困惑，抬眼望窗外，觉得有无数个黑影，向我们这个地方袭来。

母亲晚上做的饭是卤煮鸡，还有大肉饺子。我们家乡有句俗

话，“黎明觉，二房妻，烫面饺子，卤煮鸡”，这是我们农村的人生四大乐事，简单是简单些，可好实现，不像上学时的书生，又想自个，又念国家，什么“久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”一看，就是那一个“酸”字了得！

饭是好，可是都有点吃不下去。

夜色渐渐近了，黑暗笼上来，有点化不开。妈问我，“睡哪屋呢？”

“上我爷屋！”我还是小时候的习惯，而且，今黑了，一个人，我真的有点儿怕怕。

我爷的房间不大，把沙发摊开当床，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。

“瞌睡吗？”爷爷问我。

我摇摇头，父亲也摇头。爷爷说，你们跟我出来。

院子里的灯打亮着，明光光的，爷爷抄着手，走到院中间，扎了个马步，作了一个抱膝的动作。

我知道爷爷又要练他那不成套的宋家花拳了。只见他仰手，摆脚，弹腿，出掌，一连串，很是华丽好看。

我们家这套花拳，自然也是大中国拳术之一，相传清代雍正年间甘凤池曾得真传，吴敬梓所著《儒林外史》中的义士凤老爹写的就是他。甘凤池传说是花拳门下的第一高手，天地会起始于他，吕四娘是他师妹。可是历史总是好开玩笑，这个武侠小说中的江南大侠、反清义士，历史上，真实的他被雍正的爱臣李卫捕获后变节，把自己所在的反清组织的名单全部都奉献给了李卫。

花拳，化也，非花而不实，虽花而不花。谱记：“花而不足环中觅，巧打连环无形中”。又云：“花拳非舞一阴阳，快慢相间虚实藏，指上打下防左右，前进后退护中堂”。

爷爷似乎又回到了青壮年纪，步伐愈来愈快，手法也让人目

不暇接。我不自禁，念起他教过我的口诀来。

他却忽然停了下来，竟长长叹了一口气。

父亲关切地上前，说，“何必这么认真，记不全也就罢了，现在是和平年代，那些古籍东西，丢得多了，又能如何？”

爷爷说，“我们都认为我们宋家的家传之秘失传了，可是，我竟是看见有人比我记得还多！”

我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，自从宋远征一家出事，宋家花拳宋家人会者无几，已成花拳绣腿，除了爷爷尚可练几下子，爷爷竟见过人比他还强？

爷爷点点头，说，“文德！”

父亲也怔了，这个老和尚，如今已经驾鹤西去，可是绝没想到，竟有如此秘密。

我急忙搀扶着爷爷，一起走进屋里。爷爷喘了口气，定定地说，“是真的，这个事，我瞒了几十年了，再不说，我就要带到土里去了。”

父亲说，“爹，我小的时候，就觉得文德很不寻常，我觉得他真是神秘，总一个人窝在庙里做什么，你们大人觉得他躲清闲，我们觉得他不一般。”

“他就是不一般，”爷爷定定的，说，“上次血手印出现时，坟地里那个黑影，打倒张大炮吓倒众人的，就是他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和父亲几乎是异口同声。

“因为，那晚上我也去了，”爷爷镇静地说。

我冲着爷爷点点头，“我应该想到的，我爷爷是谁，他是个玩命的主！”

爷爷突然咳了起来，“可是，可是那血手印，我却想不通，会是谁弄的？”他皱起了眉头，好像有无限的心事。

“文德？”父亲试探地问，因为他知道，不是爷爷，就是文

德，这几乎是不假思索的事。

可是爷爷却是摇头，“我和文德见过几面，也曾试着想问他，可是他弥留之际，却拉着我的手，在乡医院里，他说，你，‘血手印?!’可见，他也是不知道的。”

说完这些，爷爷摆摆手，示意想躺下睡觉。

这个夜，我竟是睡不着觉，本来我就有择铺的习惯，在洛阳，席梦思，软软绵绵，在家里，虽是铺了一床被子，却仍是隔得腰疼。

一闭上眼，我的脑海中就是那个血手印，在我的眼帘中一点点放大，血一样的红，让我一次次猛地睁大眼睛，屋里却是无边的黑暗。

好不容易要睡，突然的，一声尖利的叫声，划破夜空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接着，就是啊呀啊呀的怪叫，从远处，渐渐地飘来，钻到耳朵里，不知是做梦，还是真实。

爷爷突然地咳嗽起来，我直立起来，屋里灯突然亮了，我吓了一跳，回过头，父亲走了进来。

“爹，你醒了吗？”他的声音微微地颤抖，我的心跳怦怦起来，我感觉到就要蹦出来了。

爷爷又咳起来，很久的，才止住。他说，“是谁家？”

“他妈听了，像是宋忠留家的女人，”父亲说，“可是，好像就她一个人在家啊！”

我激灵灵打了个冷战，想起来那个宋远征的故事。女人，一个人，在家，黑夜，总是让人更加可怕。

“去看看吧？”父亲问爷爷，在爷爷面前，他总是很耐心的样子，我都无法想象做我们老师时指点江山眉飞色舞的竟然也是他！

爷爷点点头，我们穿着起来，走出院子，发现我二叔竟然也

在门口，静静地立着，他啥时过来的，我却毫无知觉。

二叔在后院住着，看见我，也很惊讶，“仨猫，你啥时回来了？”

“样黑哩（昨晚上），”我冲他笑笑，二叔高大的个子，在前面带着路。沿路的几家都开了门，狗娃儿们也跟着，一个劲儿没头没脑地狂叫，此起彼伏。连鸡子们也凑事，咯咯地闹腾。

“咋回事啊？”我下意识拉住二叔的手，他的手热烘烘的，有着些许的潮湿。

“要出事儿了，”二叔的声音低沉，我能感觉到他表情的严肃。

走到宋忠留家的宅院，门早已经大开着，挤满了村内的众人。宋忠留的女人苏棵子躺在门槛上，身子软软的，不再大叫，头发是乱的，眼也直了。

“三伯，你来了，”宋忠留的哥凑过来，招呼着爷爷，他递烟的手都是抖的。

“忠用，怎么回事？”父亲问他。

宋忠用朝地上的女人瞟了一眼，摇摇头，“黑天大夜里，就听见她叫起来，都吓得什么似的，赶紧来，却是大门子开着，她就歪在了地上。”

二叔走过去，想拉苏棵子起来，却发现她浑身松软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回的音。

“快来人，快过来人！”二叔大喊。

几个人围上来，抱的抱，扶的扶，拉的拉，人丛里说，“还是送医院吧！”

宋忠用跑回家去推了个摩托车，二叔说，“走，托着我，上唐河。”他的大手挽着宋棵子，一下子跨上摩托后座。

车嘟的一声，就闪着亮灯飞也似的跑开了。



“拿钱，拿钱！”宋忠用老婆在后面的大叫，除了增加了夜的恐慌之外，他们早没有影儿了。

人渐渐地散去，我也随着父亲搀着爷爷回家，路上，突然地，爷爷说：“他们家住的，是过去宋远征家的古宅吧？”

谁也没有说话。一个阴影，从心底浮起，久久地，挥也不散。

#### 之四 血手印的另一个传说

到了家，母亲和二婶已起来，在堂屋坐着，剥花生。电灯在黑暗的夜色中格外地明亮，直刺人的眼睛。

几个人团坐在堂屋里，刚才的喧嚣好像突然地消失在夜色中，一切又回复平静。

我的心还在“砰砰砰砰”地跳着，一切来得那么突然，又去得那么迅速。

“你二叔呢？”二婶问我。

“送人上医院了。”

“那院喳喳个啥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我觉得我有点虚脱，没有说的心情了。因为，我真的什么也没有看到。

妈倒了一圈水，问爷爷，“爹，你睡不？”

爷爷垂着眉头，说，“血手印又出现了！”

父亲叹了口气，我直直地望着他，等着下文，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。屋子里静得能听到人沉重的呼吸声。

“我们古城宋家，唉，”爷爷一声长叹，他突然地问我，“你谈的女娃子咋不领回来？”

“人也回家过年哩，”我看着他，心里道，他咋问这个起来。